

王度庐作品大系

言情卷

下

落絮飘香

王度庐著

王度庐·著／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王度庐作品大系 言情卷

下

落絮飘香

王度庐著

王度庐·著 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絮飘香 / 王度庐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 1

(王度庐作品大系 / 王度庐主编)

ISBN 978-7-5378-5466-5

I. ①落…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9819 号

书名: 落絮飘香
著者: 王度庐
点校: 王 芹

策 划: 续小强
刘文飞
责任编辑: 史晋鸿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总字数: 530 千字

总印张: 17.2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66-5

总定价: 68.00 元 (全二册)

目录

第一回

作嫁何心华年压金线
遣愁无计锦字慰芳邻

〇〇一

第五回

恶语嚣声惊心听婚事
晓风朝露含泪叙相思

〇四九

第二回

小约名园游春偕女伴
初亲色笑摄影寄深情

〇一二

第六回

小室相谈求知怜同病
狂言自喜炫富诱芳心

〇六三

第三回

双桨风横湖心听笑语
孤灯夜静枕畔拭啼痕

〇二五

第七回

柳絮才飞春光嫌泄露
罗衣初试城市赏繁荣

〇七六

第四回

再递情笺深怜成挚爱
初尝世态娇泪泣穷途

〇三八

第八回

俭妆伤心自怜贫女态
崇楼顾影谁唤阿依名

〇九一

第九回

羨綺迷罗柔心拟水性
开樽劝酒妒意嗤人情 一〇六

第十回

灯光窗影人语费猜疑
绮梦柔情心弦生矛盾 一二一

第十一回

娇音笑语夸述女人经
杯酒非肴故装长者态 一三四

第十二回

碧檻寻花幽情经撩动
朱门探母艰窘拙言辞 一四九

第十三回

绮市独行狂郎惊邂逅
华楼初上少女感痴迷 一六四

第十四回

掩泪惊啼春情初拒诱
怀金试履美物小遂心 一七九

第十五回

翠陌重归人犹洁似玉
馨情更绾语亦细如丝 一九四

第十六回

假寝难眠譬境闻醉语
含情毕露廊下订佳期 二〇九

第十七回

好梦难谐中宵疑惨变

香车往聘二度惹京尘

二二六

第二十一回

礼厚情浓几番施故技

山高楼隐一霎变初心

二九二

第十八回

新备衣冠追踪谈婚事

难禁苦痛佯病脱竹城

二四八

第二十二回

骤雨心惊门庭来使者

回廊目断陌路是萧郎

三〇九

第十九回

舞榭歌台狂言欺弱女

名园丽景苦绪念慈亲

二五九

第二十三回

暗窥来鸿屈遭狂夫辱

重传别雁忍作负心人

三二六

第二十回

绝路求生母女居篱下

柔情惊变血泪泣鸳分

二七六

第二十四回

路遇方车疑云生疑雨

家移僻巷秋扇怨秋风

三四六

第二十五回

泪洒西风苍茫寻薄倖
灯昏子夜惨痛失慈亲

三六二

第二十九回

一夜烟尘惊慌逃只影
经年沦落愁病损华年

四三七

第二十六回

目触心伤不堪翻旧影
鸟飞巢落何处觅新枝

三八七

第三十回

苦海方舟异乡承援救
夕阳旷野故里愧归来

四四九

第二十七回

路转峰回喜投新门径
天寒岁暮黯别旧家乡

四〇五

第三十一回

旧雨倾谈人间惊俱变
名园养疾心底系相思

四六三

第二十八回

香飘孽海洒泪强学区
人感前尘临妆羞顾影

四二三

第三十二回

病骨羞颜欢欣来旧地
香飘絮落寂寞去残春

四七七

附录一

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而作

四九七

附录二

已知王度庐小说目录

四九九

附录三

王度庐年表 五〇二

第十九回 舞榭歌台狂言欺弱女 名园丽景苦绪念慈亲

黄凤贞进了里屋不大工夫，她又叫菊英。菊英答应了一声，掀帘进到里屋，就见黄凤贞旗袍也没脱，仰卧在床上，两只赤着的光滑的腿，搭在铜床的栏杆上；那只花猫趴在她的胸前，她就用那染着蔻丹、戴着金戒指的手，抚摸着花猫的柔毛。菊英问说：“姐姐，有事吗？”

黄凤贞稍稍偏过头来，笑着说：“没有什么事，我一个人睡不着觉，你坐下，咱们说话儿！”菊英笑了笑，就在床旁的沙发上坐下来。黄凤贞又说：“劳你驾，把烟递给我一支！”菊英从桌上烟筒里拿了一支烟，递在黄凤贞的手里，并划了一根火柴。黄凤贞赶紧把两只脚放下，把猫推开，她微抬起身来，嘴里说着“谢谢”，让菊英给她点上了这支烟。

黄凤贞依旧躺着，把右腿迭在左腿上，露出来她的白衣裙和粉红色的短绸裤，她仰面喷了一口烟。忽然转头笑了笑，说：“妹妹，我不明白，你跟那秦先生，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么多半天，菊英就担心黄凤贞要问她这句话，如今果然黄凤贞是问出来了，并且还问得这么奇怪。菊英的脸上立刻现出来娇红的颜色，她低着头，半天才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事……”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发颤，眼泪不自禁地往下滴。

黄凤贞又喷了两口烟雾，向床沿下弹了弹烟灰，她上半身抬起来，用右臂支着那乌发蜷曲的额头，低声对菊英说：“刚才三叔来，也都对

我说了。其实就是三叔不说，今天早晨我到海淀去接你时，那种情形我也看出来了，不过我想不到你跟三叔竟弄得这么僵！刚才三叔来，也还是为这件事情直难过，我劝了他好大半天，并嘱咐他见了大妈别说这件事；大妈辛辛苦苦地在外头真不容易，何必又给她的心里添烦恼呢！”

菊英听到这里，忍不住拭着眼泪对黄凤贞说：“姐姐，你是不知道……”黄凤贞说：“我知道，我都知道，你跟那秦先生的爱情已然很深，谁也离不开谁了！若是不允许你们结婚，你们宁可在一块儿死了，是不是？”这几句话真使菊英的心里悲痛，泪似泉水一般地流了下来，她用手绢掩面，全身紧紧地抽搐着。

黄凤贞扔了烟头，赤着脚下了床，她跨在那沙发的边沿上，摇晃着菊英的身子说：“你别哭，有什么话咱们好好商量，我还能够不给你想办法吗？你这么哭，可真叫我着急！”菊英强忍下悲痛，这时黄凤贞就跪在她的耳边悄声问了几句话。菊英羞得低着头，半天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她只摇了摇头，黄凤贞又追问了一句：“真的，你可别瞒着我！”菊英点了两下头，但她羞涩得不敢把小手绢离开脸。

黄凤贞就说：“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你跟姓秦的不算有什么关系！”说着，她用脚找着拖鞋，自己到桌前又燃了一支烟，就走到菊英的身旁说：“妹妹你是个明白人，自然这件事也不算做得糊涂。我比你大不了两三岁，我还不知道吗？女的年岁一大了，哪个不想着结婚呢？假若不是我爸爸叫我嫁了这么一个胖子，这时候我也早跟人恋爱上了。恋爱不算见不得人的事，真要是男的女的情投意合，愿意在一块过日子，那是无论谁也拦不了！”

黄凤贞吸着烟卷，像是一位演说家似的，她接着又说：“可是，婚姻是人生大事，一半自然是自己拿主意，一半也得叫家里的人看着放心。那位秦先生我没见过，好不好我也不敢说，不过三叔拦着你，我看那也是应该的，因为你是三叔抚养大了的，你若嫁给一个好人，他自然是很喜欢；可是你若跟一个不太靠得住的人结了婚呢，将来受了罪，他看着不也是很焦心吗？这年头儿无论什么事，第一是钱，没有钱什么也不

行，好人也能成了坏人。秦先生的好坏且可不必说，可是刚才据三叔说，他是没有什么钱的，我瞧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假若你们现在因为恋爱，心里都像一把火似的，马马虎虎地结了婚；可是结婚不到两年，那时孩子也有了，他的事情也找不着，连吃的穿的都没有，你想那时候，你们还能够饿着肚子讲恋爱吗？他穷得都没有人理了，在家里他还能够跟你好吗？这些都不能不细细打算一番，我也不能不提醒提醒你，其实咱们虽然是很好的姊妹，可是你这些事我都不问不管，将来瞧着你们受罪，也不能有人抱怨我呀！”说时她冷笑着，仿佛笑菊英是太幼稚。

菊英听了黄凤贞的这些话，虽然觉得未尝没有道理，并且那秦朴的清贫，也始终是自己心里的一种遗憾，但是因为有了爱情的力量鼓励着她，而且为了要袒护爱人起见，她就顾不得害羞，也顾不得说活莽撞了，她就拭着眼泪说：“姐姐说的话我也早就想过了，可是，秦朴虽然不是多么有钱的人，但也不是太穷；他的学问又很好，在北京在上海都有朋友，想找一个几十块钱的事是不费难的。他家里又没担负，将来就是把我妈接出来，三个人俭省着过，怎么也能够生活，再说，将来我还可以做点事呢！”

黄凤贞听菊英这么一说，她不由怔了一怔，她没想到拘泥羞涩的菊英，竟能这样大胆地说出夸奖男人有本领和将来结婚过日子的话，她不由有点嫉妒，嫉妒她自己没享受过的这种痴情热爱。她就吸了两口烟，又笑了笑，拍着菊英的柔肩说：“妹妹你真是小孩子！你把生活看得那么简单，你把找事看得那么容易。别说现在找事难，做事才更难呢！就说你姐夫，在部里虽然不是什么科长主任吧，可也不算是小职员，现在因为同事不合，他就不能够再干了；假若我们不是有积蓄，你姐夫不久又有更好的事，那马上生活就成问题，我们还能够打牌、听戏？你想光凭着本事给人家做事，挣有数儿的钱生活，那就靠得住了吗？再说，哼！那又是我的主义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又不寒碜，不趁着年轻，想法穿点好的、吃点好的，玩玩乐乐、享受做太太的福气，却嫁一个穷人；想什么没什么，跟人家都比不到一块儿，还得终日担心男人失业，我瞧着，哼，可有点儿冤！”说完了，她不自然地笑了笑，就把烟

头扔在痰盂里，拖鞋一甩，又躺在了床上。

她斜着眼去瞧菊英，就见菊英用小手绢擦眼泪，低着头一声不语。黄凤贞又打了一个哈欠，笑了笑说：“为你的事我说了这么半天话，我更累了！咱们先歇歇。你那件事也别着急，你先细细想一想，假若你真是死了心，无论怎么说也愿意跟那秦先生结婚，我也可以替你向三叔和大妈去说，叫你们达到目的；你就是千万别死心眼儿，也别净哭，净想着寻死！”说完了，她就转脸朝里睡了。这里的菊英本来是一颗很坚定自信的心，可是被她弄得像是被抛在水面上似的，不禁飘来荡去。

菊英就在藤椅上默默地坐着，这时外屋的挂钟打了八点，黄凤贞在床上睡了约有两个钟头了，屋里也昏黑了。外面传来咯咯的沉重的皮鞋声，是吴崇富回来了。一进屋来 he 就把电灯开亮，问道：“怎么，还没开晚饭啦？”

胡妈随着进屋来，说：“饭早好了，因为太太睡啦，我们也不敢叫醒来问！”吴崇富就走到里屋，摸着电门，把电灯开亮。此时菊英已站了起来，吴崇富笑着点了点头，问说：“范大妹妹也歇了一会儿吧？”菊英说：“我就在这儿坐着，没睡着。”黄凤贞听见她丈夫跟菊英说话，她也就一翻身，问她丈夫说：“什么时候啦？”吴崇富说：“都八点多了，咱们不好意思去的太晚了！”黄凤贞一听，就赶紧下了床，说：“怎么都这时候了？胡妈也是，她怎么不叫我！”

这时胡妈也进到里屋，她刚想要解释，黄凤贞就很着急地说：“叫王师傅开饭吧！”胡妈急匆匆地出屋去了。黄凤贞穿上拖鞋，又向菊英笑了笑，问说：“大概你也坐在藤椅上睡着了吧？”菊英说：“我没有睡。”黄凤贞笑着说：“你真行！摸着黑儿在屋里坐了一个多钟头！”吴崇富也笑着，就一同到了外屋。

吴崇富指着桌上放的一个贴着金纸的长方形的木匣，问黄凤贞说：“你猜，这匣吕宋多少钱？”黄凤贞摇头说：“我猜不着。”吴崇富把匣子打开，菊英就见里面都是很粗的吕宋烟，像章绍杰抽的那烟似的，吴崇富说：“这还是便宜的呢！二十五块钱一匣，太贵的咱们买不起！”一

面说着，一面由裤袋里取出新买的一个烟盒，装满了，带在西服上身的口袋里。黄凤贞虽然瞧了瞧，但并没有说什么，眼睛又向菊英扫了一下。

这时吴妈把菜饭摆上，黄老九也回来了，向他女儿问说：“怎么才吃晚饭呀？牌早打完了吧？”黄凤贞说：“吃完饭我们还听戏去呢！”黄老九笑着问说：“是上哪儿去呀？上‘长安戏院’，还是上‘哈尔飞’呢？”黄凤贞落下座拿起筷子来，不耐烦地说：“得啦得啦，你不是玩了一天吗？也该叫我们去玩玩啦！你就在家里等门得啦，顶早我们也得一点钟才能回来！”黄老九笑着点头说：“好啦，今儿白天我在澡堂子里睡了一个大觉，熬一夜都行。”又笑着说：“菊姑娘，可吃饱着点！”菊英点头笑了笑，便坐下吃饭。

黄凤贞急急忙忙地把饭吃完了，就赶紧跑到里屋去修饰打扮。吴崇富也很快地吃完饭，对着外屋的西式穿衣镜拢头发、换领带，并向他丈人黄老九说：“老爷子你出去借电话，叫‘春茂记’开一辆汽车来！快！”黄老九连声答应，跑出去给汽车行打电话。这时菊英本来吃不下饭去，尤其是人家吴崇富都不吃了，自己也就放下了筷子，走到东屋去洗脸修饰。

黄凤贞打扮完了，换了一件很鲜艳的玫瑰色的纱底绒花的旗袍，穿上大红丝线袜套，衬着白皮高跟鞋，真是特别的美丽；只是她的脸太圆了些，身体也发了胖，一点也不苗条。她一边往指甲上染蔻丹，一边偷眼瞧着菊英，就见虽然菊英仍穿的是她给的那件旗袍，头发也没有电烫，可是不知为什么，菊英的身上无论那一点，都比她自己俊秀；尤其是菊英脚下的那双鞋，虽然不过是白帆布的，却像是比自己这双白皮子的还俏似的。黄凤贞一句话也不说，她又到镜台边，端详了半天，又抹了抹口红。

这时吴宗富进屋来，对他的太太说：“汽车来了！”黄凤贞说：“汽车来了？咱们就走吧！”她又开了衣柜，拿出一件白色的风衣来，说是到夜里一定要冷；但她的衣柜里还挂着几个风衣，她并没说借给菊英一件穿。当时三个人出屋往门外走去，到了门外，临上汽车的时候，黄凤贞

又嘱咐胡妈说：“可想着给小花儿剁肝儿拌饭，把肝儿可剁细着点儿！”嘱咐完了，就把车门“吧”的一声关上，汽车就开出毛家湾去了。

在车里是黄凤贞跟菊英并肩坐着，吴崇富坐在前面。车窗外就是西单牌楼的一片夜景，霓虹灯现出强烈刺眼的色调，往来的行人和车辆，都像是魔影似的在车窗上一闪而过。菊英在车上就觉得困倦，觉得眼花缭乱、心里模糊，她才想起，原来昨夜在家里就没有怎么睡觉，今天更被黄凤贞、于三太太那些人摆弄了一天，不独缺少睡眠，心里的悲痛与酸楚、失意与忧愁，是更使得她身体难受。因想：我也是，什么都由着人家，现在我不会找个地方好好地睡一个觉吗？为什么要跟着人家出来听戏？我是像人家那样心里安闲吗？

正想着，汽车就停在了长安戏院的门首，那门首用灯管组成的“程砚秋”三个大字，现出绿色的彩虹一般的光芒。吴崇富先嘱咐开车的人，叫十二点左右来这里接，他们就进了戏院。一直上了楼，问茶房于三爷包的厢在哪里，茶房就带着到了正面楼上。

就见在一间厢里，于三先生、于三太太全都来了，并且还有一位穿着藏青上身、米黄绸裤，大背头、高身材的男客也在那里。于三先生一见吴崇富他们来了，就赶紧站起身招手，吴崇富便赶快颠动着肥胖的身子，去与那大背头、高身材的男客握手。这时黄凤贞的两只眼睛也发直了，她直直地去瞧这位衣饰阔绰的男客；菊英却惊讶得连迈步都不能了，她与这位男客是很熟悉的，这不是别人，正是章绍杰。

那个在大饭店里的夜晚，菊英以惊恐、娇啼把章绍杰拒绝了，也可以说是气走了。她本想着这个魔鬼似的人一定可以离着她远了：他是大爷的脾气，碰了人家的钉子，一定就灰心了，他还能够不惮烦的，必要叫我对他怎么样吗？菊英原是这样地想，可是现在眼前又出现了这人高大的身影，和贼亮的目光。菊英不禁惊得心里乱跳，脸上火热，并疑惧章绍杰会当着别人问，那珠翠别针和饭店找回来的几十块钱，是不是叫自己拿走了。假使身旁没有这些人，没有吴崇富、黄凤贞，和于三先生夫妇，她真要转身逃走，然而现在又怎么能够呢？

此时吴崇富的胖脸上带着谄笑，与他好容易才巴结上的这位章大

少爷握了握手，然后给他太太引见说：“这位就是章先生，这是内人。”章绍杰的贼亮目光也在黄凤贞那圆圆的粉面上绕了一下，然而这粉面似乎引不起他的兴趣来，他只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声：“吴太太。”嘴里说着吴太太，眼睛却盯在吴太太身后的菊英身上。于三太太就拉着菊英的胳膊，向章绍杰笑着说：“这位范小姐，我们就不必给你们两个介绍啦？”章绍杰笑着向菊英点了点头，旁边于三先生仰着秃头哈哈大笑，吴崇富也陪着笑。

菊英被于三太太拉着，就在章绍杰的身旁落了座。她心里本来很生气，觉得这些人，连于三太太，原来都是坏人！他们今天商量好了骗我来这里与章绍杰见面，他们都没有存着好心！这样一想，她真气得要立刻就走，可是又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章绍杰就偏着头，笑问菊英说：“范小姐今天才进的城吗？”菊英本想不理他，可是人家这样很客气地问，自己又不好意思不回答，遂就点头说：“对啦！”说话的时候，嘴角呈现出一种倩笑，比台上正演的那《凤阳花鼓》里的鼓娘笑得还要美丽。

他们两人这样说着话，身旁的八只眼睛也不去看戏，就一直注意他们；尤其是黄凤贞，特别专注意菊英的表情，她心里含着冷笑，仿佛在骂菊英：“真是个贱货！”她气得一扭头，又去看戏台上那鼓娘与浪荡公子调情。

这里章绍杰又看见了菊英的倩笑，他的身上就像注射了一针甜液，直浸到心里。这时突然旁边有一只胖手递过一支吕宋烟来，就见吴崇富满面谄笑，又拿自来火替章绍杰把烟点上了。章绍杰笑着回身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他又望了菊英一眼，就不再对菊英谈话，却一面看戏，一面去与于三先生和吴崇富闲谈，于三太太也搭讪着说两句凑趣的话。

菊英是眼望着戏台，耳边听着章绍杰他们的谈话，就觉得章绍杰真是有身份、有地位，那于三先生和吴崇富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奉承他的。章绍杰也谈吐爽利，口气大、精神好，他说他们那公司下个月就可开幕，又说：“吴先生的聘书一半天就可以送去。”并对于三先生

说：“你上回托我的那件事，我已给你办到了，明天下午四点钟你到家里找我去好了。”

他们谈了半天话，章绍杰可未来与菊英攀谈，尤其没提到那饭店的事，更没问到秦朴。菊英的心里像水波似的忽起忽落，又像是柳丝一般不禁的撩动，她如今又觉得章绍杰的心并不坏，尤其是他这个人的谈吐、外表都是极好。她又斜着眼假作看旁边包厢里的女客，其实她是偷看了章绍杰一眼，章绍杰那白净的脸，雄伟的体格，平展的西服，美丽的领带，又像是有一种魔力似的，使菊英的身体、心灵都有些沉醉；又见章绍杰右手拿着吕宋烟，喷烟的时候他总是转转脸，似乎唯恐烟的辣味刺激了菊英似的，这种多情的暗示更使菊英心里感动。但是，菊英这时虽被章绍杰吸引着，她却忘不了自身的可怜遭遇，和秦朴可爱可怜的容态，叔父的狰狞面孔也没有从她的心里消失。

这时台上的《凤阳花鼓》已然下场，换了一场武戏，黄凤贞就回过身来，向于三太太说：“我就不爱看武戏！”说话时，她抬起眼皮又看了章绍杰一眼，就由那手皮包里取出银烟盒，燃了一支烟。她一只臂倚着栏杆，另一只戴着金镯、手表，镶着翠戒指的手捏着烟卷，徐徐地抽着烟，口里说：“程砚秋怎么还不出来？”

旁边她丈夫吴崇富说：“这出《白水滩》下去，就是《青霜剑》了！”说时他看见章绍杰把半截吕宋烟扔在楼板上，用脚踩了，他赶紧又拿着一支吕宋递给章绍杰，章绍杰却摆手笑着说：“谢了，我不抽了！”吴崇富因为太太在瞧着他，他不便太显出卑贱，遂也就笑了笑，又转交给于三先生。

于三先生刚用手接过来，于三太太便瞪了她丈夫一眼，说：“你不是咳嗽才好吗？又抽上烟没有完！”于三先生笑着摇头说：“不要紧！”为是表示他不怕太太，就自己点了烟，可是才吸了一口，他就由着烟自灭了。

于三太太没戴着保目镜的三角眼睛，依旧瞪着她丈夫，于三先生便拉着长脸，笑着说，“我们这有了太太的人，抽烟都不能自由，绍杰，你可千万别娶太太！”于三太太却笑着说：“你叫他别娶太太？哼，我瞧

快啦，未来的章少奶奶……”说时众目齐都看着菊英。

章绍杰却摆手说：“得啦，于三嫂子何必拿我打耍？”于三太太笑着说：“这怎么算是拿你打耍呢？难道你将来永不结婚吗？”章绍杰点头说：“永不结婚！”

听他说出这句话来，菊英是特别的惊异，就见章绍杰的白脸上现出了惨笑，他像是很烦恼地说：“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家庭里，在社会上，为了结婚的问题始终是在斗争着。依着我的家庭，早就叫我与那些小姐们结婚了！在外面，也确实有不少的女子向我求婚；今天我还接到一封求婚的信，这个女子是某大学的高才生，与我是常见面，她的信上是用了个暗示的名字，但是我还是决意不理。总而言之，我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我的准主意，是谁也转移不了我的！”

吴崇富在旁问道：“那么章先生的那准主意，是否可以对我们公开呢？”

章绍杰又惨笑了笑，摇头说：“不能公开，因为我心目中的那个女子，却是我一个朋友的爱人；我不忍夺了我朋友的爱，那位女士也是不肯牺牲了她原有的爱人，而来爱我。”说到这里，他微微叹了口气。

吴崇富、黄凤贞、于三太太他们的心里都明白，都把目光聚集在菊英的身上。于三先生似乎还糊涂着，他用手背拍着膝盖，说：“绍杰，你这么一说，是三角恋爱呀！我瞧着可有点难办，你赶快放弃了你这个主意吧！”

章绍杰摇头说：“不行，你别瞧我认识的女子很多，并且常跟女朋友在一块儿，但是我的爱情从不乱发生，并且爱情还是最专一！”

吴崇富在旁赶紧捧场说：“是，是，章先生的人品好谁都晓得！不过我劝章先生不必烦恼，将来那位女士自然会明白的，真的，章先生这样的人品、身份，能上哪儿找去？”黄凤贞觉得他们说这些话真肉麻，气得她就转过头去。

这时程砚秋的《青霜剑》已然出场，菊英一边看戏，一边很难过地想着：章绍杰说的这些话自己全都明白，他也确实是个多情而可怜的人。我对不起他，但是我没有法子，谁叫我先爱上了秦朴呢……她两只